

故宫匾联赏析

姜舜源 著

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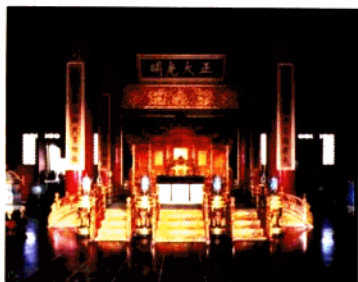
永和宮瑾妃書“居之安”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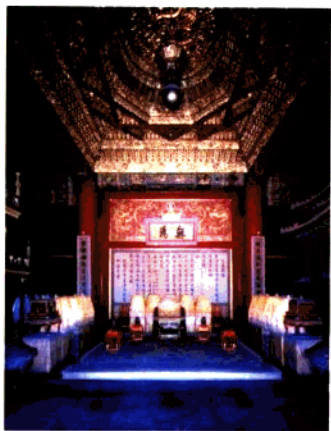
交泰殿內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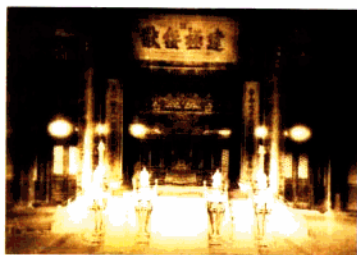
漱芳台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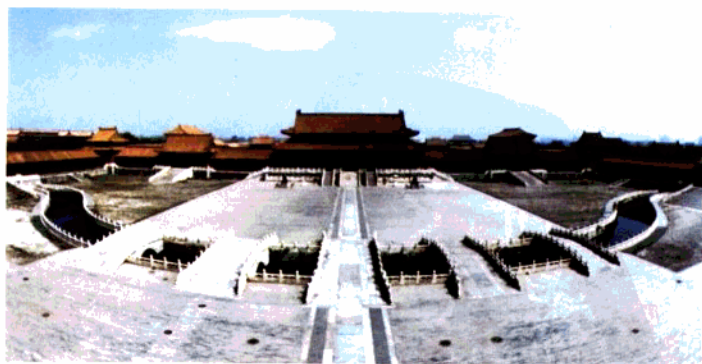
乾清宫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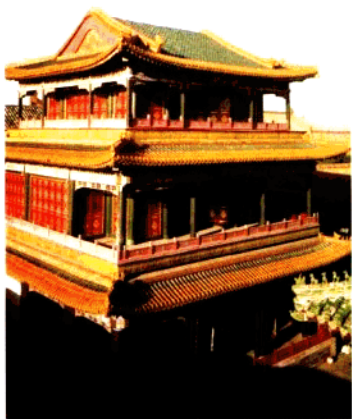
交泰殿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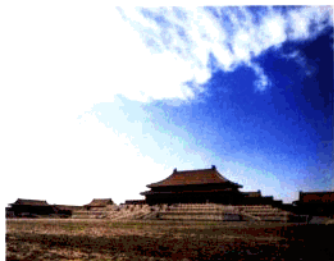
太和殿内原有匾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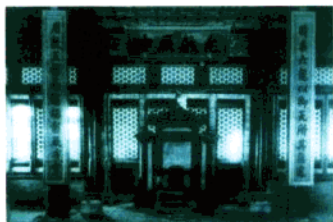
太和门与金水桥



畅音阁大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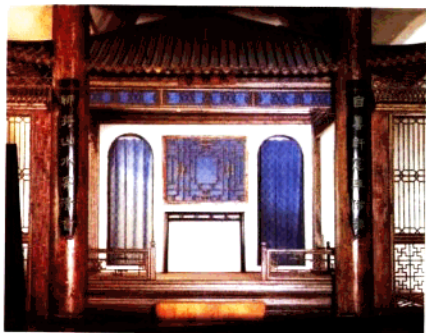
太和殿



中和殿内原有匾联



永寿宫内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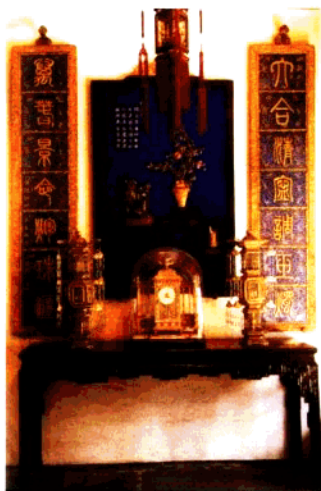
漱芳斋内小戏台



倦勤斋内小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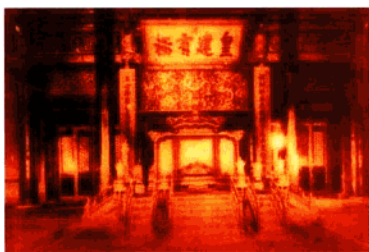
坤宁宫内洞房



养心殿后殿皇帝寝官景泰蓝
地铜鎏金字联



漱芳斋“高云情”匾



保和殿内原有匾联



储秀宫内



养心殿“随安室”匾



乾清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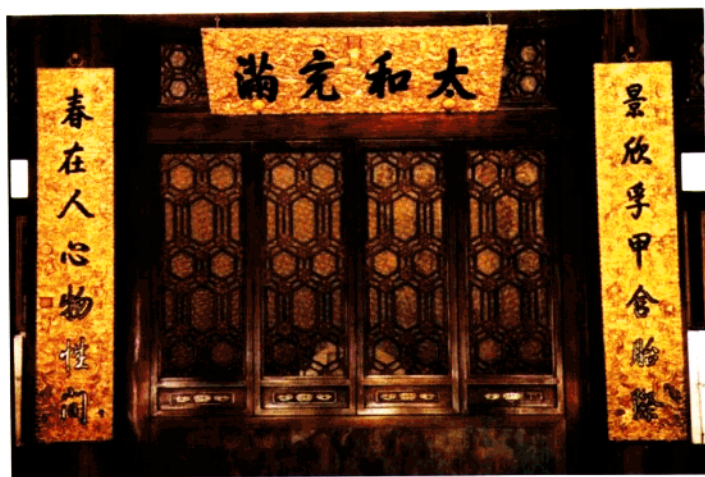
养心殿西次间匾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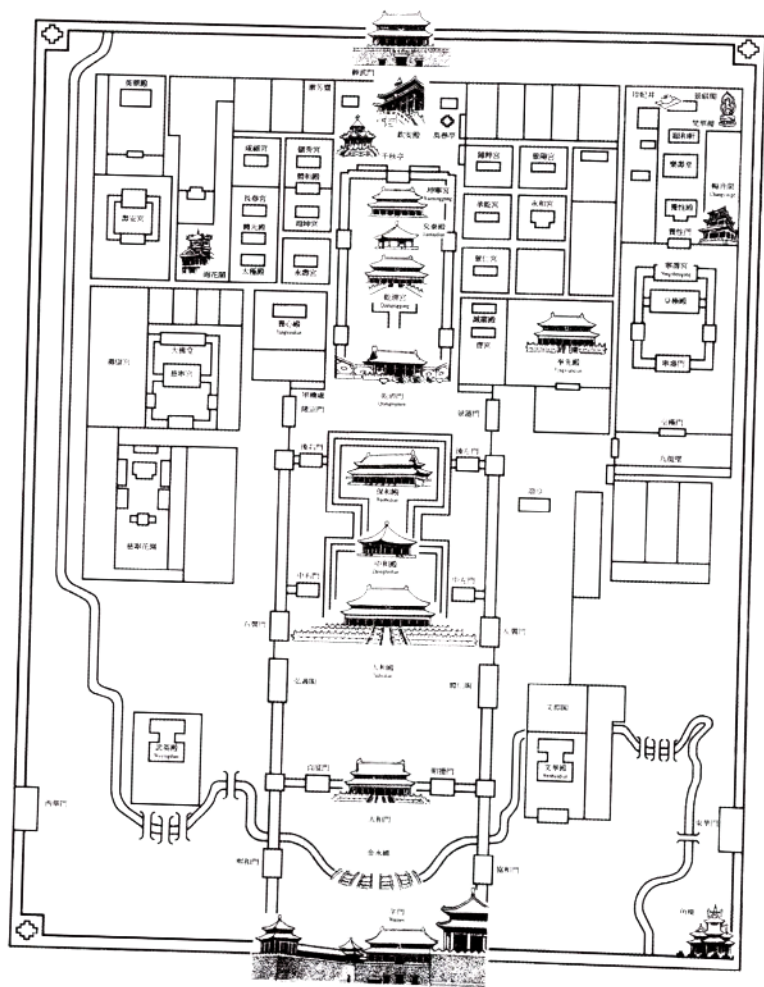
太和殿牌



坤寧門牌



頤和軒匾聯



故宮博物院平面圖

A Plan Showing Present Layout of the Palace Museum

概 述

牌、匾、联、额，是附属于宫殿建筑的室内外装修或布置在宫殿建筑内外的艺术观赏品。牌、匾、联、额出现的时代不同，内容、形式各具特色。北京故宫现存牌、匾、联、额为数甚多，而制作工艺之精，可谓超迈前代，它们既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料，也是珍贵的艺术品和书法作品。

一、源 流

中国古代的宫殿，在夏商时代之前甚为简陋，《三辅黄图》记载“黄帝口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但多不可考。《周礼·考工记》谓“殷人重屋”，仅谓其屋顶结构较一般建筑为复杂。周朝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周人明堂”是一个多功能的礼堂，凡朝会、祭天、祀祖均在此举行，明堂是一个普通名词。宫殿之有专名，自秦始。《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公元前 677 年）初居大郑宫”，又有穆公造“薪年宫”，而至今仍见到“年宫”文字的瓦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渭北作咸阳宫、兰池宫，在渭南作阿房宫、兴乐宫。阿房宫为此区一座建筑的专名。《三辅黄图》说：“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足以说明此时宫殿命名已成惯例。秦朝的主要建筑有专名，而次要建筑似无专名。

汉朝宫殿建筑大多都有专名，如未央宫是正殿名，又以之称呼此宫区，此区内还有石渠阁、麒麟阁等等个体建筑。既然建筑有专名，书额以为标志是理所当然的。东晋书法家羊欣（公元370—442年。学书于王献之。）所著《笔阵图》称：“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汉长安未央、长乐两区宫殿是萧何营造，萧何所造前殿即此二宫前殿。从这时起以至明清，人们往往用“额”为通用名词，以其位于建筑檐下这一额的位置为名。这期间，“牌额”、“扁额”（扁通匾）、“榜额”乃至“殿额”、“楼额”之名纷见。以书写规则的演变而论，汉字最初是上下书写的，如甲骨文、金文、汉简以至晋、隋、唐法帖均如此。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额最初应是上下书写，而由于自右向左书写的出现，才有“扁额”的概念。汉许慎《说文解字》：“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会意，其余均借义。”这基本可以说明汉代尚无“扁额”之说。但“扁”的借义早已有之，《诗经·小雅·白华》：“有扁斯石”，扁即指扁平的石头。额之称“扁”最晚至宋代已出现。宋岳珂《程史》：“吴山有吴员祠，有富民捐贲为扁额，金碧甚侈。”由于匾额出现，竖额便称为“牌额”。宋陈善《扞虱新话》：“前世牌额，必先挂而后书，今则先书而后挂。”此处除提到“牌额”之外，还告诉我们一个书写牌匾的问题，即原先是先挂后书，也即作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个构成，后来才先书后挂，即逐渐具备相对独立性。宋李诫《营造法式》记载了牌而不提及匾，可证明当时建筑外檐通常悬牌而不悬匾。

唐宋时代题额之风甚盛。《唐会要》称：官赐额为寺，私造为招提、兰若。现存宋代古建筑牌额甚为讲究，许多大书法家书写牌匾。宋杨万里《诚斋集·真州重建壮观亭记》记叙米元

章为壮观亭“大书其匾”。这时皇帝赐额之风大炽，如唐王建《题应圣观诗》中称：“赐额御书金字贵，行香天乐羽衣新。”宋陆游《庐山东林记》记载，宋太宗赵光义遣中使往太平兴国宫送泥金绛罗云鹤帔及赐涂金殿额。《宋史·范杲传》还记载，“宋太宗飞白书玉堂额以赐翰林”。由于牌匾的盛行及书法家们参与牌匾书写，有关评论随之出现。宋米芾《海岳名言》评论名人书法，说：“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因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宋马永卿《懒真子录》还对牌匾文字方面的习惯作了记录，说：“今印文、榜额有‘之’字者，其由来久矣。太初元年（前104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也。后世不然，印文、榜额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非‘之’字本意。”现存宋、辽、金建筑三字、四字的情况都有，如河北正定宋代隆兴寺有“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阁”，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有“观音之阁”，山西大同金代善化寺有“大雄宝殿”、“威德护世”山门。凡四字，均作两行。元代寺庙多四字牌和六字牌，但宫殿基本三字。天安门在明代称“承天之门”，属沿袭古制。

宋代牌额的制作已形成定制，《营造法式》卷第八，“小木作制度三”，牌：

造殿、堂、楼、阁、门、亭等牌之制；长二尺至八尺。其牌首（牌上横出者）、牌带（牌两旁下垂者）、牌舌（牌面下两带之内横施者），每广一尺，即上边绰四寸向外；牌面每长一尺，则首、带随其长外，各加长四寸二分，舌加长四

分。(谓牌长五尺,即首长六尺一寸,带长七尺一寸,舌长四尺二寸之类。尺寸不等,依此加减。下同。)其广、厚,皆取牌每尺之长,积而为法。

牌面每长一尺,则广八寸,其下又加一分。(令牌面下广,谓牌长五尺,即上广四尺、下广四尺五分之类。尺寸不等,依此加减。下同)

首长三寸,厚四分。

带广二寸八分,厚同上。

舌广二寸,厚同上。

凡牌面之后,四周皆用幅。其身内七尺以上者,用三幅;四尺以上者,用二幅;三尺以上者,用一幅。其幅之广厚,皆量其所宜而为之。

该书“小木作制度图样”中,还绘制了牌的图样,分“华带牌”和“风字牌”两种。宋代华带牌实物如太原晋祠“圣母殿”牌,明清宫殿牌均此种形式。从现存山西五台县唐代佛光寺东大殿“佛光真容禅寺”牌看,华带牌在唐代已定型。

关于牌匾上文字制作,如上述唐代“金字”、宋代“涂金”,大抵是在木质刻字上涂抹泥金,与明清铜字鑲金不同。宋代牌匾漆饰已与明清的一样。《宋史·舆服志》:“宁宗践祚,有司言安奉皇帝藩邸旌节,宜有推饰,今用朱漆、青地、金字牌二。其一题曰:‘太上皇帝藩邸旌节’,其一题曰:‘今上皇帝藩邸旌节’。”这种“朱漆、青地、金字牌”,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明清宫殿上的殿牌。朱漆指牌首、牌带、牌舌,青地指牌面,金字指文字。

元大都宫殿兴建时,牌额多为刘秉忠草拟,元世祖忽必烈确定。元西宫隆福宫区的“光天殿”是大书法家赵孟頫拟定和

题写的。元代建筑上承宋金，下启明清，但殿额基本与明清的一致，以三字牌为主。

明代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为明太祖朱元璋命名。永乐建北京紫禁城时，宫殿牌额皆朱孔阳书写。《四友斋丛说》：“成祖迁都北平，其宫殿牌额皆朱孔阳笔。孔阳，松江人，兼善画。”明代后来的皇帝也常自拟殿额，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将三大殿更名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明代宫殿室内匾增多，如文华殿悬万历帝御笔匾“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后殿东室斋居处悬嘉靖帝御笔匾“正心诚意”。明代也有大臣拟定殿名的，如嘉靖十四年秋，帝命礼部尚书夏言拟乾清宫左右小殿额为“端凝”、“懋勤”，此二殿名至清尚相沿不改。文华殿“绳衍纠谬”为“小臣杜诗”书写。明代也有太后书额的，且悬于外朝，比晚清慈禧太后在内廷书额尤甚。如文华殿后殿匾即慈圣太后（即泰昌帝懿安张皇后）书，字“六行，嵌以丹朱”。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对牌匾分别甚明，如：“‘养心殿’牌，‘养心门’牌，前东配殿‘履仁斋’匾，前西配殿‘一德轩’匾；后殿‘涵春室’匾，东‘隆禧馆’匾，西‘臻祥馆’扁。已（以）上前东配殿起，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添额。”由此可知，明代牌匾统称“额”，“牌”即竖额，“匾”即横额；主要建筑的外檐基本用牌。另外还可看出，养心殿现存格局起码从万历二十二年（1595年）十二月初九日就存在了，甚至后殿东西耳房悬匾都是那时以来作法。

书法研究界认为，对联出现于晚明。明宫中对联不多，见于记载的最主要的是崇祯帝在元年（1628年）所书乾清宫楹联：“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联上悬匾：“敬天法祖”。这与清宫匾、联的格局相同。

二、清宫牌匾联额的形式及书法

现存紫禁城的殿牌比较单纯。从字数上看,绝大多数为三字。从制作形式看,绝大多数是《营造法式》上所称华带牌。《营造法式》规定牌面高与上宽比例为 $10:8$,而下宽增加高的十分之一。从太和殿牌看,基本符合这一规定。清代材分制度对宋代略有修正,对一些数据的尾数予以取整,殿牌制作也如此。太和殿、神武门大牌一眼便可看出上下广度不同,即上小下大,而一些小牌则上下广度相同。外东路各殿牌在华带牌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又在牌首、两侧牌带、牌舌上增加了云龙纹浮雕装饰。其中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为九龙,其牌首为一对行龙,两牌带各两条升龙,牌舌中央为一坐龙,两侧各一行龙。景祺阁、倦勤斋等小型建筑为七龙,牌首只一坐龙,牌舌无坐龙。所有殿牌的文字都是铜制鑲金。现存清宫内务府营造司修缮档案,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修整武英殿时,制作殿牌、门牌的记载,是厂商的报告。内容有:“宫门挂‘武英门’、正殿挂‘武英殿’陡字匾各一面。(匾)心子板高五尺二寸、宽四尺,外四边云牙大宽一尺二寸。俱用黄松木成做。签锭黄铜镀金满汉字各三个。熟铁挺钩拉扯。油饰,使灰七道、满麻二道、布一道,糙油、垫光油,内四边云牙并背面光硃红油。字堂筛扫大青。边线使油贴金。挺钩拉扯,一搓烟子油。”记录了牌制作的工艺、工序。其中有些术语是当时行业用语,与官书称谓不尽相同。“陡字匾”即牌,“心子板”即牌面,“云牙”是牌首、牌带、牌舌的总称。牌面基本仍是 $10:8$ 比例,只是上下广度的差别未作记录,也可能是清末简化处理。

清康熙时,宫殿修缮较多,书牌者为励杜讷。《藤荫杂记》记载:“励杜讷,静海岁贡,年六十,选授州同。会三殿、三门禁匾书未工整,人荐书匾合式,遂授编修。”太和殿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十九日建,书牌即在此时。三大殿牌原为满、汉两种文字书写,1915年袁世凯复辟登极前,去掉了满文。从《光绪大婚图》等图像资料看,现存汉字仍为原稿。乾隆时期大规模进行宫殿营缮,牌匾多由皇帝亲笔题写,现存皇极殿等外东路的殿牌,多为乾隆御笔。在经历了嘉庆时期的停顿和道光时期的紧缩之后,紫禁城东西六宫已有60年没有全面维修,因此,咸丰时期对东西六宫进行了修缮,景阳宫后殿“御书房”及其东配殿“静观斋”、西配殿“古鉴斋”,长春宫等殿牌及养心殿前殿的联、匾,都换上咸丰御笔。所有殿牌均为楷书。

故宫的匾形式繁多。从字数上看,凡在外檐的,大多四字,也有三字的;在室内的,也以四字居多,三字、二字的都有,其中三字的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室名,与牌相同。在制作形式上,则百花齐放。门匾因与殿牌作用相当,因而与华带牌相似,只是横向加长,如“大成左门”、“大成右门”。殿外匾有四周为边框、中间镶木板的,如养心殿后殿西耳殿“燕喜堂”匾;有木板后加穿带连接、四周不加边框的,如养心殿后殿东耳殿“体顺堂”匾及畅音阁大戏台上的三块匾,还有作成镜框,框上加以华丽的纹饰的,如漱芳斋后殿“高云情”匾。镜框是花梨木雕夔龙纹,框成三格,中间一格高于两侧两格,框内装板漆成深绿色,字用金粉,高雅而不失华丽。储秀宫等配殿的外檐匾作成舒卷波折的画卷形式,上白漆,写绿字。至于西六宫室内的匾,一部分为内里木架外加纸裱的纸匾,一部分以各种花色的贴

落直接贴在墙上。外东路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里的大匾，都是云龙金匾。它是在楠木的木匾之上浮雕九龙祥云，上方中心为坐龙，其余为行龙，字迹则为浮雕罩黑漆。

匾的书写以皇帝为主，如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交泰殿“无为”匾、养心殿“中正仁和”匾、“三希堂”匾、“日监在兹”匾、“积学储宝”匾，分别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光绪各代皇帝所书。晚清慈禧太后书写了许多牌、匾、联，储秀宫一区，皇极殿一区，比比皆是。其间也有大臣书写的，如养心殿后殿东耳殿“祥开麟趾”匾，为潘祖荫书写。书写殿名的匾一般为楷书，与殿牌一样规范，其余多为行楷。

故宫的对联有楹联、挂屏联和一般对联三种。楹联又有抱柱楹联、一般楹联和云龙金联三种，前者多在外檐柱上，后者多在内檐柱上。西六宫的抱柱檐联多为黑漆，四周边框上加金漆回文。皇极殿抱住楹联为金漆云龙浮雕边框、扫青联面、金漆文字，作工逊云龙华带殿牌一等，似光绪时添设。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内的楹联为一般联，四周设边框，以锦、绫等装裱；联面上裱纸，墨书黑字于其上，庄重大方。外东路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云龙金匾之下的对联都是云龙金联，每联十一龙，其中外侧六龙、内侧五龙。所谓挂屏联是把对联作成挂屏的形式。如养心殿后殿东稍间的对联实际上是一对长条形挂屏，它是珍贵的景泰蓝制品。一般对联则又色彩纷呈，各色纸裱制、各色墨书写。漱芳斋小戏台两侧抱柱小楹联竟是两张古琴，琴上黑漆、金钗、雕绿字，造型别致，格调高雅。倦勤斋小戏台的对联漆成竹色，字用黑墨书写，韵味清真。养心殿后殿西稍间门外两侧一对大钟，门上用玉石琢成字句，在对联中也属少见。